

保建大記

坤

リ 5

4829

24



95
4829
2

保建大記卷之下

平

五味均平藏

潛鋒栗山愿伯立甫

撰

保元三年秋八月戊戌天皇傳位于皇太子是為二
條天皇甲辰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冬十二月丙午行
即位禮初信西明鍊庶務鑒達治體洽聞富才廷臣
無出其右前帝特倚信之朝廷大事莫不由出信西
亦以為己任帝即位親重如故而權中納言藤原信
賴為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
信西諫曰大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況信



保建大記卷之下

賴乎。上皇默然。信西退引諸家唐書。唐曆。唐紀。楊妃
內傳。圖安祿山僭奢之狀。上之上皇未悟。信賴聞之
不安。稱疾不出。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信西。勢位
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賴因結爲黨。平治元年
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己未。白虹貫日。信賴與大納
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
藤原惟方。及義朝等。反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
火燒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黑
戶御所。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

臣愿曰。後世人主禁中與居。婦女也。嬖幸也。庸人
邪人也。平治之厲。雖承于保元。而職由信賴矣。嗚
乎。男寵之害舊矣。然未聞召禍如此之慘也。孝謙
之廢皇太子。以私通侍童。彼其淫穢放縱。顧不啻
此也。則其廢責之詔。蓋欲以構成其罪者。而若信
賴寵滿志驕。以庸劣逞凶邪。上皇坐受之幽辱。而
不察信西所謂反臣在側而不知。忠臣諫之而不
悟者。豈不爲之發也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步。當白虹貫日。入奏會上皇御宴。

不得面陳。因告官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生埋土中。信賴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鬚髮號圓空，後改信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婿乎？遂與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銜之。

臣愿曰：當時小說有言，信西對梳水視面，自相之，知不得死相者，亦告以不終，因教免禍之方，曰為

僧念佛耳。信西為鬚髮甚矣，妄傳之難信也。若其如此，方且捨身事佛之不暇，而何必號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而口銜天語，手握王爵，之為信西，嘗告賴長曰：我才而不庸，所以遁世，可以見髮縮，因于悲憤，而又安知其書紙障。吳桐何日遇知音，亦非憚時生，感遇事興悲，不得已，而托歌詩以自寫其苦心歟。是以一旦被柄用，奮然以邦家為己任。造大內，復記錄所，興內宴，相樸儀，禁道路，執兵止，拘金神方忌，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

保建大記卷之十一
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諫
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
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
智者多暗于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平清盛聞變自熊野還竊遣非藏人藤原尹明於大
內爲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
宮乙亥帝爲婦人救出藻壁門尹明奉劍瓊載御車
左衛門佐平重盛等迎駕于路人六波羅百官諸司
相繼而湊中納言源師仲奉神鏡出上皇亦變服御

馬幸仁和寺。

丙子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
義朝東走信賴竊至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
請其死帝不聽丁丑信賴伏誅悉捕其黨戊寅賞清
盛重盛等功授官進爵有差褫反黨七十餘人官職
流信西子十二人時謂信西諸子處流出經宗惟方
之所爲。

臣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
昇平則措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

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
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鷲。
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
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亾家者。往往是矣。是時
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
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
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異日將相之權。不
既根于此歟。又安知異日赤族之禍。亦不已原于
此歟。

永曆元年春正月癸未。內海莊司平忠致誅源義朝
及鎌田正清。正清乃忠致之婿也。乙酉。函送義朝首
於京師。

臣愿曰。虓虎投筭。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
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
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
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
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
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

世臣弒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可以爲長太息也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臣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弒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爲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

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二月尾張守平賴盛使家士平宗清虜送源賴朝於六波羅囚之宗清待甚厚謂平清盛後母池尼曰囚人容止肖故右馬助右馬助者池尼所生先歿故尼感傷不堪宗清密告賴朝曰郎君欲免吾爲請之賴朝曰父祖弟兄皆亾矣唯有我在無復意人世冀爲僧爾宗清至尼許懇以賴朝之意尼爲使重盛乞之清盛清盛不肖尼泣且怨曰我爲之寢食失

常命亦不久矣。若故殿猶在，豈侮吾言。至於斯乎。重
盛與賴盛再告清盛，清盛不得已赦之，遂流伊豆。

臣愿曰：義朝火白河殿，功非不多也。而恩之菲，父
不得保，所以激成平治之亂也。信西與清盛，咸有
罪矣。嗚乎！句踐餘兵，可以興越；楚雖三戶，足以亡
秦。賴朝當平氏全盛，收義舊於餘燼，揭竿爲旗，飾
馱爲騎，走之富士川，鏖之礪竝山，敗之篠原，破之
一谷，殄滅之。屋島壇浦，豈徒人力，蓋天亾之也。故
以爲滅平氏者，平氏也。蛭島流人，岐岨孤兒，與鞍

馬之小冠者，何能爲乎。世以池尼故，爲遺後患者，
非通論也。

藤原經宗，帝之外舅也。藤原惟方，母帝之乳母也。謂
帝曰：上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素惡經宗，
惟方聞之，發怒，召平清盛曰：朕之安危，係彼二人。汝
爲朕甘心，清盛捕之，將殺。前關白忠通請滅，歿。流經
宗于阿波。惟方于長門。清盛自是得擅威福。

臣愿曰：甚矣世多姦，而人多術。一邪之起，衆狡乘
之，欲竇彼顯然之邪，以成我隱然之姦也。蓋一邪

之欲有厭而衆狡之禍不測信賴一庸人也已所
希不過將於禁衛也經宗惟方固稱多智其意將
謂我帝之舅也我帝之乳母子也我徒可執政耳
信西何爲者圓管方袍翫邦家于股掌也其志將
以勦除信西而歸罪信賴因斃信賴併及上皇也
夫信賴之逆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二人之智豈
不知其終不可依賴而當其起事信賴曰上皇可
幽二人亦曰可幽信賴曰大將可任二人亦曰可
任踳躬戢翼瞿瞿僕僕若不敢爲崖異也信西旣

瞑清盛還京則翻然如改志易慮驟擁天子歸六
波羅始也讒黜信西之兒終也離間二聖之歡天
子已以其親于已而不之察也百寮又以其功于
邦而不之罪也其隱然不測之志於是成矣嗟夫
螳捕蟬而雀伺螳不知有清盛者擁丸挾彈以擬
其後也姦人亦可以戒夫雖然一人者猶在則清
盛不得專朝二人者之竄也固一人者所自取而
豈直二人者之禍也亦王室之不幸矣

永萬元年夏六月壬寅天皇不豫大漸皇太子順仁

佛建大証卷之十
受禪是爲六條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秋
七月甲戌天皇行卽位禮乙亥新院崩年二十三時
平清盛勢威日盛上皇厭之葬二條天皇諸寺會葬
興福寺延曆寺爭班生隙西延曆寺僧環甲燒清
水寺京師訛言上皇令僧討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
羅聚兵自衛廷議使諸將士衛護禁中上皇幸清盛
第親諭之清盛稱疾不見

臣愿曰二條帝在位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
知之時有帝長于政而短于孝之譏以故二宮不

協每多猜忌終帝之世上皇甚親倚清盛帝崩上
皇專決機務廢立與奪惟意所欲而清盛以積威
弄朝權子弟居職家僕滿班食邑幾踰大下之半
嗚乎人道之變莫大于父子生隙也此保元之兵
所由而起殷監亦不遠矣而上皇乃賴清盛之勢
與時王相陵壓至不可制無復奈何何異求旣覆
之車躬駕而騁其轍也豈亦得不傾且覆哉不孝
乎親不慈乎子而仁乎民臣未之聞也帝長乎政
可知也已十日與

仁安元年冬十月庚辰以憲仁親王爲白太子。憲仁上皇第五子。於帝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時人笑之。十一月以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大臣。二年春二月爲太政大臣。明年辭官薙髮。更號伊海。

三年春二月壬子天皇讓位皇太子是爲高倉天皇。辛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三月壬午天皇行卽位禮。安元二年秋七月庚申新院崩。年十三。

臣愿曰。昔葛野進奏曰。國家之法。神世以來。子孫

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由是起。蓋有邦者。當慎祖訓。明名分。以定民志。杜窺覷也。故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故源融雖賢。不得承統也。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故麿坂忍熊雖長。不有天下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爲父。少以長爲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是故赫赫邦則。重父子相紹。所以嚴君臣也。

嘉應元年夏六月壬寅上皇薙髮曰法皇。承安元年。

冬十二月丙寅以前大政大臣淨海女德子爲女御。
二年春二月己酉册爲中宮。是歲宋明州刺史上書
獻物稱謂無禮。大外記清原賴業以爲宜卻。法皇不
聽。

臣愿曰。華夷何常之有。華而用夷禮則夷也。夷而
進於華則華之。古之制也。聊嘗論之。夫地者天根
之凝聚于中也。天乃地氣之游環于外也。天地之
間何往而不中。又何往而不天。下故彼此皆自稱
曰中國。蓋對外國之通稱。而固非言此土在堪輿

之正中也。至其或爲神州。或爲神國。曰海內爲天
下。而外爲夷爲蕃。則雖俱非九九總域之通言。亦
各國自稱。彼此無相害。是以淡海公奉敕撰職員
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別姓氏。秦漢之裔
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爲東夷。猶我以彼
爲西蕃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措紳。懵乎舊
典而不之顧。或呼元明爲中華。自稱爲東夷。殆幾
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無蔑白主憲令之著矣。
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

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鬚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夏五月以西光謔流延曆寺座主明雲僧徒奪之路事寢不問。初成親怙恩望爲近衛人將淨海超授子宗盛成親忿懣與藏人源行綱檢并違使平康賴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法勝寺執行後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既行綱告之淨海淨海殺西光流成親於備

前將幽法皇於烏羽以平重盛切諫而止從是法皇與淨海大作猜隙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積怨法皇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二十九人官職遂貶基房爲太守權帥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於烏羽。

四年春二月癸卯大皇讓位於皇太子言仁是爲安德天皇。昔前帝曰太上天皇四月甲辰天皇行卽位禮時年三歲上皇仁孝自法皇幽厄悲惻成疾夏五

月丙寅。法皇第二子以仁王。以法皇被幽。諸平恣橫。與從三位源賴政起兵。謀除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園城寺。與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歸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旨。既而謀漏朝議。流以仁王於土左。法皇聞之大憂。至是朝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以仁王奔園城寺。丁丑遣藏人頭平重衡。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等擊之。戰于宇治。以仁王賴政敗歿。

臣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今日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于罪惡貫盈。弒逆且且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

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
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
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
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夏六月癸未淨海遷都福原車駕發京師幽法皇於
新都秋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九
月源義仲起兵信濃冬十一月辛未淨海奉帝及法
皇上皇還舊都十二月法皇徙平賴盛第與上皇同
居淨海不復禁近臣出入請復聽政事且以美濃讚

岐自奉法皇許之

養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上皇崩于池殿年二十一閏
二月淨海薨

先是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
曆寺法皇夜出宮密幸延曆寺公卿繼至平宗盛挾
帝及神器奔西國義仲源行家等入京師法皇以京
師無主卜決之八月壬子立高倉天皇第四子尊成
為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天皇時年四
歲踐祚無神器古所無也九月遣參議藤原修範于

伊勢告立天皇于大神宮。

臣愿曰。世謂壽永立主京師。既權變之宜。而延元預製偽器。又方略之得也。臣以爲不然。法皇不思祖訓所由。邦典所原。擇天子於嬰襪之中。而踐寶祚於無璽之日。此無神器也。寧待平氏顛敗。而嘆之沈沒哉。後醍醐不能推至誠。以任威靈。區區辛勤。製爲偽器。此淆神器也。豈須南北紛爭。而辨之正偽哉。古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天聽蔽而神鏡災。乾剛闕而寶劍失。嗟乎。天命常原於人事。妖災

必由己而起。容不謹哉。

辛巳。法皇命源義仲討平氏。冬十月庚子。復源賴朝位。十一月。先是義仲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至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備義仲橫暴。義仲犯法住寺殿。縱火燒殿。殺傷百餘人。帝幸閑院。法皇遷攝政。基通。十二月。法皇賜義仲平氏故地八十餘所。義仲請院宣討賴朝。法皇畏逼。不得已許之。

三年。

後鳥羽元曆元年。

春正月甲辰。以源義仲爲征夷大將。

軍

臣愿曰。法皇於義仲無請而不聽。苟不為此。至於
亾身。然存亾在天。可否在己。悖道苟免。則非盡己
順天者也。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懟乎。賜
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
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
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
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
己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

復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
載下。

先是源賴朝遣弟範賴義經將兵入討源義仲。庚戌
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伏誅。丙辰。敕賴朝討平
宗盛。二月丙寅。範賴義經大破平氏於一谷。秋七月
甲寅。行即位禮。九月壬子。範賴破平行盛於備前兒
島。

四年。後鳥羽文治元年春二月壬申。源義經破平氏於八島。
三月丁未。大破之。壇浦虜平宗盛等。官人抱天皇入

海崩年八歲。二位禪尼取劔瓊自沒海。軍士入御船。開神鏡。雙目頓眩。義經獲鏡瓊。徧索寶劔於海。不得。夏四月。鏡瓊入京師。以畫御座劔。擬寶劔。源義經之在西海。頗不循兄賴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賴朝不聽。入鎌倉。會源行家謀滅賴朝。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至法皇宮。迫請追討賴朝之詔。辭氣不遜。勢將挾朝家奔鎮西。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賴朝遣將士擊義經。義經出奔。賴朝怨法皇。不可入朝。十一月。法皇遣使鎌倉。告不與天下之事。且敕諸

國捕行家義經

臣愿曰。當義經請追討敕。法皇俾人問藤原兼實。兼實因奏曰。追討敕不當用之。無罪之人。安敕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鎌倉而誅之。不安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兼實之議。不曲折著明乎。法皇不能悖信義。以持邦家。徇利食言。曾莫之恥。使賴朝肆其不臣。無所忌憚。邦之大綱墜矣。

其後後鳥羽討北條賊陷京師則復授其官賊請
敕擊勤王諸將則隨從其言匹夫重然諾且不爲
也況王言乎朝以誅之暮以賞之天下萬姓何所
仰止也將以撥亂而適足以長亂悲哉

前因播守大江廣元告源賴朝曰世道澆季叛逆未
殄公雖鎮東道而諸道不必用命屢役兵諸道乃兵
疲邦費耳不如國衙莊園補守護地頭因以制天下
賴朝深善之遣北條時政於京師奏請諸國置守護
地頭以追捕盜賊常賦之外每畝課兵糧十二月致

書右大臣藤原兼實怨法皇以義經補九國地頭行
家補四國地頭且告所請在爲邦制賊而非私于已
法皇悉從所請

臣愿曰平治已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
之君主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而天下
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
管仲誰保社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
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使天下後世惟知
有作殺作生之斧鉞不復知有賜爵授官之袞冕

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恭惟我邦之古，天子輔相，燮理陰陽而已。尊崇祭祀而已。種子天富，主祀輔政，神八井耳。為忌人，弼政所謂祭政。惟一正謂此也。如經營遠邇，柔懷黎黔，蓋申食國政。大夫之所掌也。夏考于上世，伊井諾尊。左持白銅鏡，生大日靈尊，光華明靈，照徹六合。遂授以天位，照臨下土。人君之象也。右持白銅鏡，生月弓尊。其德亞日，遂輔弼天位，配日臨下。大臣之象也。既而迴晉顧眄，生素彘鳴尊，遂降於天。裁成下土，後

世武將鎮撫之象也。事代主將八萬四千，彥狹島都督十五國。源平世為將帥，雖時有廢置，勢有強弱。而其翼戴皇化，鎮制遐方，自古洎今，有規模相似。然因襲之久，慣習之熟，不能無尾大難掉之弊。故以大已貴之賢，而不能速應命也。以鳥羽帝之威，不能禁武士屬源平也。然則賴朝開府，鎌倉鎮馭諸道，猶大已貴摧伏強暴，經營天下也。但朝廷無植劍宣詔之臣，故其權得以傳之。世世焉耳。夫廢興天也，隆替時也。苟有志于復古，則必修其本。

以服其心耳。徒屑屑于甲兵之末。而欲驟成其功者。猶決堤塞流。積薪禦焚。非徒無益。而又損之。若後鳥羽。若後醍醐。非無志。非無功。然或撲之不滅。而愈熾。或芟之。僅平。而復大茂。何也。蓋亦未修其本也。臣聞之。人君能律身慎德。則天下人心不期服而自服。不期畏而自畏。人心所畏服。天命從而歸焉。天命所歸。孰能禦之。為人君者。其可不致思於此哉。

文治三年夏四月甲午。奉諡養和天皇曰安德天皇。

臣愿曰。天皇之號。古有議所定也。臣竊以為正同。春秋王必稱天。萬世不易之大法。而遠出秦漢已下。帝皇並稱。誇大無義。尊號之上也。夫皇而稱天也。其所居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所賞乃天命。而所刑乃天討也。尊固無二焉。而道莫弗公也。自宇多帝停諡。朱雀帝停皇號。上皇太后以寺院自居焉。不啻宗孝言所謂蓮府化梵宮也。闕大典損國體莫大焉。源親房以為非臣子之道者當矣。近世諡曰天皇。僅安德焉耳。然江匡房之撰傳藤通

憲之著史。雖後世天子稱以天皇。而不以院。其亦有說矣。臣豈不得而據之乎。

建久元年冬十一月丁巳。源賴朝入朝。屢謁法皇。陳誠款。朝野稱之。三年春三月乙酉。法皇崩。年六十六。

臣愿曰。或疑是書。應止。賴朝總追捕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賴四宮。遽繼大統。推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為不久。享年不為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亾邦。何也。太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

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艱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照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驚於震霆。蜚燭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公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

陳力奉命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此書終是。豈可已哉。

保建大記卷之下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潛鋒粟君之修。保建大記而上。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肝。世宜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

塗。小大之不侔。而士君子憂世
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既而君來
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公。知其
能而優待之。時觀瀾宅君同在
史局。相得驩甚。屢將此書。折衷
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

議終不能協。亦猶劉道原之論
正統。不與溫公合。而溫公能藉
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
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編修者。
涉歷既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
酣。使余講左氏傳。右尹子革夕

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爲快時或
出此書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貶
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
哉君亦不以爲迂抵掌談笑今
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謝世殆
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

留才者沒而不才者存乎悲酸
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
曰脩短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
時有。余方欲爲得人賀而君溘
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
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

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嗚呼！
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獎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正德甲午仲冬上澣

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跋



正德六年丙申孟春穀旦

六角通御幸町西入町

茨城多左衛門 繡梓

